

厦门风光 林善传 摄

随笔

深秋书

□周宏伟

寒露过后，阳台上的菊花开了，一黄一白，缓缓舒展。楼下银杏转黄，风一吹，叶子打着旋飘落，踩上去沙沙作响，像小时候踩在晒干的豆荚上。天变高了，蓝得清透，我常常停下脚步抬头望。

深秋就是这样。叶子落尽，枝干显露出来，弯的、断过的、长歪的，全都清清楚楚。树不遮掩，它站了多少年，本相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坦然摊开一身所有痕迹。

我也一样。

35岁那年，我从国企辞了职。莲溪上的莲蓉桥，原先的黄石板早已换成混凝土桥面，快走几步便能走到头。那天我站在桥上，手里拎着一个包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、一只茶杯、一把剃须刀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要去创业了。说得好听，其实前路茫茫，不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。

河水在桥底下缓缓流淌。小时候，我跟着哥哥姐姐在水里摸蛳螺、蹚水玩；母亲在河滩上淘米、洗菜、汰衣裳，父亲蹲在一旁抽烟，烟头忽明忽暗。河水依旧这样流，一年又一年，从我脚下淌过。它不认得我，我也快要认不出它了。我低头望去，水面浮着一张脸，模模糊糊，风一吹，影子便散了。

母亲没有送到桥上。她站在堂屋门口，只说了一句："路上当心。"我回头，她还立在原处，手搭在门框上。我挥挥手，转身过桥，脚步落在水泥桥面上，硬邦邦的。

头两年最难。贷款买了原料，客户收了货却迟迟不付货款，一拖再拖，利润硬生生被拖成利息，到了月底，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。我站在常熟董浜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上，冷风裹着寒气扑面而来，一下子想起故乡的莲蓉桥，想起母亲那句叮嘱，胸口堵得发闷。桥下也有水，窄窄一条，漂着几片菜叶，流速极缓，几乎看不出流动。我摸出手机，翻出家里的座机号码，终究没有拨出去，又塞回衣兜。站了片刻，冷风从领口灌进来，我身子一缩，反倒清醒几分。稍歇片刻，继续奔走。后来厂子慢慢撑住，工人渐渐多起来，机器日夜轰鸣，日子一天天往前挪。旁人说我成功了，我并不这么觉得。说到底，不过是在风浪里没有倒下而已。

再后来，我开始写文章。起初只是在手机上随手记下几句故乡旧事，慢慢连成一篇篇文字，越写越多。一个开厂的小老板，反倒写起文章来。有人打趣，问是不是钱不够花。我说不是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许多细碎往事，若不写下来，再过些年，怕自己都记不全：莲溪上哪座桥拆了，谁家门前那棵柿子树还在不在，母亲当年淘米的那片河滩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……莲溪的水，流走便流走了；文字落在纸上，却能长久留住。

闲下来我便回北七房走走，遇见邻居，坐下来闲话几句。村庄变了，老屋拆了，新路铺展出来，可一提莲溪，说起从前旧事，众人的神色依旧温软。故土的根，早已悄悄扎进骨血里。

前几天整理旧物，翻出一张老照片。照片里的我三十多岁，站在故乡莲蓉桥上，穿一件花格子衬衫，头发乌黑，身形清瘦。眼里有光，是那种认定自己什么都敢闯、什么都能做成的光。那样的光，如今没有了。现在眼里也还有光，却是另一种：知道有些事终究做不成，却并不遗憾。

深秋不结大果子。桂花细碎，香气飘得远。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枝丫上，一盏盏红得透亮。银杏果外皮臭，内里洁白，要剥好几层才吃得着。这些，都是小小的、缓缓成熟、需要耐着性子等候的。

我到了六十岁，所做的事，也像深秋这些果子：不大，不热闹，但实在。写几篇小文，给孙辈讲老村里的故事；得空回北七房，和老友围坐一处，泡一壶茶慢慢闲谈。这些事，年轻时候看毫不起眼，如今才觉得，一日能安安稳稳做好这些，便足够了。

风又起了，凉丝丝的，并不刺骨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没有转身进屋。再多站一会儿，好好接住这一段秋光。

深秋不长。霜降一过，便是立冬。可这一段时日，不冷不热，该收的收了，该落的落了。人站在其间，不急于往前赶，也不频频回头，就静静站着。

深秋不只是一个季节，更是适合回望故乡的一段时光。

忆念

难忘望虞河畔的金色稻浪

□周巍峰

"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"西风渐起，秋意浸入江南，又到了一年橘黄蟹肥、稻谷成熟的时节。对于稻田的印象，来源于年幼时农村生活的记忆。这几年周边农田越来越少，偶尔看到一片金灿灿的稻田，思绪便不由得回到三十多年前家乡农村稻收的场景。

我幼时生活在望虞河畔无锡与苏州交界的一个小村庄，村子南边的望虞河，起于太湖沙墩口，经苏州望亭、无锡硕放和后宅一带，向北流入长江。河面开阔，河水清清，两岸都是望不到头的农田，正如歌词"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"所描绘的那般。每到夏秋时节，田野间稻花飘香。河边的庄稼人勤恳辛劳，春种秋收，守着这片江南鱼米之乡，日子过得殷实安稳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南乡村，乡镇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，村民们平日里进厂上班，到了农忙时节，便下田打理庄稼，做工务农两不误。

苏南农村，小麦、水稻每年各种一季。初夏麦子收割完毕，田野里便开始忙碌起来：犁田灌水、打碎泥块、平整水田，家家户户下田插秧，把一丛丛嫩绿的秧苗栽进田里，也种下一年的希望。往后的日子里，除草、施肥、灭虫，田间的农活一桩接着一桩。细细弱弱的秧苗，慢慢分蘖、拔节、抽穗、扬花、灌浆。夏夜蛙鸣四起，正是"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"；待到深秋，便是"十里西畴熟稻香，槿花篱落竹丝长"的田园光景，沉甸甸的稻穗把稻秆压弯了腰，静静等候农人的收割。

飒飒西风翻稻浪，农田万顷涌金流。十月下旬，水稻成熟，迎来收割季。放眼四望，一块块稻田铺展成无边的金黄，民居星星点点散落其间，如同金色地毯上绣出的朵朵图案。水乡田园，美得令人惊艳。那时候水稻收割，主要还是靠人工，庄稼人依照时令节气与代代相传的种地经验，不误农时抢收庄稼。

遇上晴好的清晨，朝阳刚刚露脸，田野间薄雾还未散尽，村里的雄鸡此起彼伏地啼鸣，村民们便带上镰刀，踏着露水走向自家稻田。躬身弯腰、攥住稻秆、挥镰收割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熟稔利落。田野里草帽晃动，到处响起"嚓嚓嚓"的割稻声，其间夹杂着邻里的闲谈说笑，欢声笑语飘荡在田野上空。从清晨忙到日暮，家家户户都要抢抓好天气收稻，这般热闹的秋收场面，往往要持续一个星期左右。

收稻最讲究一个"抢"字，一定要赶在晴天，生怕遇上连日秋雨，稻子烂在地里，一季辛劳付诸东流。那时家里有5亩多地，农活的重担全都压在父母肩上，我们几个孩子还在上学，平日里帮不上什么忙，只有周末放假才能到地里搭把手。那时候孩子做得最多的农活便是"翻稻铺"。大人把稻子割倒，一把把摊放在田地里；田里泥土潮湿，稻穗贴着地面不容易晒干，我们就要一趟趟弯腰，将"稻铺"翻动晾晒。在几亩田间来回翻动，也是一份辛苦差事，可那时心里想着能替家里分担些许，也就不觉得有多苦。稻子在田里晒得差不多了，便动手捆稻，将其扎成一个个规整的"稻个子"，继续留在田里晒透。之后靠人扛肩挑、手推车拉，费尽气力运到家门前的场院堆好，等待脱粒。

接下来便是向村中乡邻借来脱粒机，趁着天晴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将谷粒打下来。脱好的稻谷，摊在水泥场上，晒干之后装进口袋，一季水稻才算大体收完。脱粒剩下的稻草，也舍不得丢弃，一层层堆成高高的草垛，成为农家土灶一整年烧火做饭的主要燃料。家家户户的袅袅炊烟，都来自这些带着清香的稻草。秋收过后，田地里还会散落不少稻穗，村里的老人会领着孩子，挎上竹篮去田里拾稻穗。半天工夫，竹篮就能装得满满当当，捡回去喂鸡喂鸭，真正做到颗粒归仓。那个年代，农村人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就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，把勤俭善良、吃苦耐劳的品性，潜移默化地传给后辈。

等稻谷晒干装袋，先留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，余下的便拿去上交公粮。一到这个时节，硕放大墙门镇上走马塘边那座临河的粮管所，便是全镇最喧嚣热闹的地方。码头边早早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民。河面上，水泥船、机帆船一艘挨着一艘停靠岸边，船舱里堆满鼓鼓囊囊的粮袋；岸上老式拖拉机突突轰鸣，人力板车的轮子碾过坑洼的土路。乡亲们带着汗水换来的收成，从各个村（生产大队）汇集到这里。粮管所门口人声鼎沸，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，等着验粮、过磅、入库。验粮的师傅抓过一把稻谷，放在掌心搓揉，还会拿牙齿轻咬谷粒，分辨干湿、查看成色。送粮的农户守在自家粮袋旁边，心里既有些忐忑，又满是丰收后的踏实。码头上人声嘈杂，熟人遇见便互相招呼闲谈几句，空气里弥漫着新稻谷的清香。

公粮顺利交完，压在心头的一桩大事才算落了地。不少人并不急着赶回家，顺着河岸走到墙门老街逛上一圈，到供销社百货店置办些油盐酱醋，给家里的孩子添一身新衣裳；到新华书店给孩子买些书本、文具等学习用品；去日杂店添置些针头线脑、农具家什等日用品；顺便在老街饮食店买些大饼、油条、麻团之类吃食，带回家给孩子解馋。用一季辛劳换来的这点小小的欢喜，简单朴实，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
岁月匆匆流转，转眼又到一年橘黄稻收时节。如今，农业生产大多依靠机械化作业，再也不需要像从前那般进行繁重的人工劳作。老家的村庄已经拆迁，昔日成片的农田，渐渐变成厂房楼宇、道路与小区。望虞河畔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土地整治，建设高标准农田。村民们早已不用再下地干农活，生活日渐富裕。

那些辛苦劳作的岁月虽已远去，却不该被淡忘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我们如今安稳富足的生活，是一代代农人躬耕田野，用汗水浇灌出来的。回首过往，望虞河畔曾经翻涌的金色稻浪，让我们读懂了劳动的分量，也明白了丰收从来没有捷径。铭记耕耘的艰辛，更加珍惜眼前的烟火日常，把吃苦耐劳、淳朴善良的品性一代代传承下去，方能不负脚下这片江南热土，不负前人洒在田垄间的每一滴汗水。

感怀

天秋人亦秋

□吴翼民

我有每天去体育公园散步的习惯。这几天走在公园的林荫道上，时不时有树叶飘落在头顶、身上和脚边。细看，是梧桐叶，还有枫杨树撒落的一串串"元宝"。后者格外惹眼，十来天前它们还垂挂摇曳，一身青碧，忽然间就枯黄了，成串随风飘落。我不由自语："秋天到了，'元宝'是该成串落下啦。"

枫杨树是我最喜欢的树种，孩提时我便叫它"元宝树"。春天一到，树上挂满"元宝"，翡翠绿，很好看，像小姑娘的发辫，随春风轻扬。那时我个子矮小，便央求哥哥或是邻家大孩子跳起来采摘。偶尔能摘到一串，更多时候只能看着它散开，小小的"元宝"落了一地。我会一枚枚捡起来，放进纸盒里，心里遐想：这些小"元宝"倘若是真元宝该多好，父母就不必那般辛苦奔忙，我的学费也不用申请减免，不必在晨会课上听老师念欠费学生名单，羞愧地把头埋下去……

眼下枫杨树在秋风里慷慨地撒落一串串"元宝"，仿佛奉了"秋将军"掷下的令箭。"秋将军"煞是威风，一声令下，万物入秋——树叶转黄飘落，秋虫开始鸣唱。它们短暂地歌唱过后便将噤声，就像夏日的知了，迎着秋风高歌，却不知肃杀之气紧随其后，结局和秋后的蚂蚱一般，满是悲情。然而"秋将军"并非全然无情，他赠予天地的，更多的是丰饶的收成。放眼田野，秋风拂过，南方稻穗金灿灿、沉甸甸，一片欢声笑语；北方高粱醉红了脸手舞足蹈，白莹莹的棉桃绽开笑脸；最有趣的是玉米，一个个怀穗弯腰，仿佛在喊"累"。再看果园，苹果、秋梨、山楂、橘子、柿子、栗子、白果……次第成熟，很快摆满集市与家家户户的果盘。柿子最为鲜亮，一树树像点亮的小灯笼，农家院里随处可见。就连河荡也不甘落后，鸡头米、菱角、鲜藕，都在秋风的召唤下陆续登场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：秋风过处，便为人间捧出一个丰足的秋天，惹人喜爱。

秋阳稔百谷，秋风熟千果。秋阳与秋风，其实也在悄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。就像我每日在公园散步，眼里的人，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化。来这座公园散步锻炼的人着实不少，大多是中老年人。秋风里，我忽然发觉，几乎每个人都在渐渐步入人生之秋。我和妻子静静打量来往人群，悄悄品评：这些坚持运动的人纵然意气风发，细观之下，无一不在走向秋色。人们总想借着运动之类的方式延缓秋意的到来，可秋光如影随形，紧紧跟在身后。你看，那一队十来个快步健走的人里，有位领头的中年女子，从前她风姿绰约，自带春光，是这支健走队伍的核心。历经几个春秋浸润，再看她——鬓边冒出星星白发，额头添了缕缕细纹，双眼微微眯起，眼泡稍稍隆起，面容也在皱纹里，由俊秀慢慢转为慈祥……秋风如同一把刻刀，慢慢将俊秀雕琢成慈祥。由此想起晚辈常夸我慈祥的事，所谓慈祥，原是老去的代名词啊。看着这位中年女子一步步走向老年，我和妻子不禁相顾而叹。何必品评旁人，我与妻子，不也一样向着深秋前行？不久前翻相册，翻到三十多年前，我们全家在风景区拍的一张照片。那时我们多么年轻，仿佛还在新婚光景，却已有了十几岁的女儿，当年谁见了不啧啧称赞？转眼之间，我们双双年过古稀，何止步入深秋，几乎临到初冬了。拿我自己来说，头发越发稀疏，几乎全白，恨不得浇上一勺肥田粉；牙齿容易塞食，总要拿牙签剔许久才能清爽；澡得天天洗，不然身上会有老人味；夜里频频起夜，是前列腺增生在作祟……凡此种种，都是步入人生冬日的征兆。

我和妻子，已经到了一见秋风便容易生出怅然的年纪。看见周遭之人次第走入人生之秋，便知徒然叹息并无用处，唯有坦然面对。想想吧，在人海之中，我们的青春早已尽情绽放——年轻时，我们也曾在文艺舞台上熠熠生辉！人生已然丰盈，又何悲之有？临到秋天，唯有淡定从容，才能迎接更为肃冷的冬天。何况这美好的世间，就算走到人生的冬天，依旧有艳阳与温情相伴。

天秋人亦秋，临秋不悲秋。秋色无限好，人生自绚烂。

绿皮车上的赶路人

谈记

□梁明霞

许久没坐绿皮火车了。这些年出远门，大多乘高铁往返；更早之前，旅途相伴的多是动车。如果说高铁像步履匆匆的青年，动车是从容稳妥的中年，那绿皮火车便是揣着一肚子旧时光的老者，慢悠悠晃过几代人的出行记忆。

深夜10点多，我们拖着拉杆箱走进车厢，安顿好行李，困意先一步漫上来。这一夜睡得沉，中途醒过两回，翻个身又坠入梦乡，再睁眼时，天已经亮透。满车厢的人都带着旅途的疲惫，空气里飘着浓浓的方便面香气。列车员的小推车一趟趟推过，我买了几包特产，便又想好好睡觉，养足精神继续后面的行程。

午后，车厢慢慢热闹起来。对面中铺的河南女子先开了口。她30岁上下，谈吐文雅，说自己曾遭遇车祸，伤及胸椎与脊柱，这次从河南赶往苏州上瑜伽课，想借着练习慢慢修复旧伤。待她到站，我目送她下车，利落的黑皮短靴搭配黑皮喇叭长裙，深绿外套裹着素白打底衫，身影轻盈得仿佛随风而去。

对面上铺的河南姑娘大半时间安安静静待在铺位上，偶尔下来取些吃食。她总是柔声喊我帮忙递水拿包。待她下车时，玫红外套与银灰打底衫交织出温柔的层次，黑裙沉稳压阵；唇间一抹朱红，衬得更加清丽动人。她汇入站台熙攘的人流，像一幅流动的画。

我上铺的成都大爷，每次上下铺都直接蹬着面前的小桌板借力。大伙围坐闲聊时，他格外健谈，一口川普慢悠悠说起成都巷子里的茶馆，说起竹桌上泡一下午的盖碗茶，说得满车厢仿佛都飘着茶香。

下午，车厢里涌进来十几位中老年人。我这边中铺新上来一位东北口音的大姐，她刚放下行李，就把隔壁车厢的同伴喊过来做伴，自报68岁、腰不好，是这群人里年纪最长的。自她上车，车厢里就没断过她的声音。她拿出自家煎的夹酱馒头片分给众人，半节车厢都听得见她招呼同伴的大嗓门。我善意提醒她小声一点，一旁的老陈用无锡方言悄悄劝我别多言，我便不再开口。更让人不适的是，她忽然唐突地问起我和同行人的关系，她的同伴还跟着起哄，我平静地告知她，我们是结伴出行的夫妻。之后几个小时，耳边全是她们聊衣物价格、家长里短的声音，一直喧闹到深夜，车厢里才终于安静下来。

后半夜我全无睡意，候到凌晨3点多终于等到空出来的充电位，就着微弱的夜灯守着手机充电。刚躺回铺位没多久，还不到4点，那几位大姐就醒了，窸窸窣窣收拾东西，说话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。不到6点，她们分吃完手里的老式蛋糕，笑着说这下彻底轻松了。列车到站，我们互相道别，转身汇入站台人流，各自奔赴下一段路程。